

【文化谐音】

□陈炎

大学毕业三十年,同学们重归母校,抚今追昔。张三说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,李四说自己在学术上的进步,王五说自己在财富上的积累……言谈之中多多少少都带着那么一点儿炫耀的味道。

说着说着,赵六沉不住气了,一拍桌子打断大家:“别看你们有钱的有钱、有势的有势、有名的有名,可是我问问你们,各位究竟有几个孩子?”问得大家面面相觑:“这年头计划生育,谁不是一个孩子呀?”赵六这会儿来了精神:“我就是和你们不同了,这些年来,我的最大成绩就是生了四个孩子!”侯七当中做了个鬼脸,一撇嘴说:“拉倒吧,我家老母猪一窝还下八只小猪崽呢!”赵六掏出手机,打开上面的照片说:“你还别不信,这是老大、这是老二、这是老三、这是老四!”

于是大家纷纷围了上来,有人打趣地说:“我看只有老大长得像你,其余几个是别人帮你生的吧?”有人好奇地说:“这四个孩子长相确实不同,是四个爹呢?还是四个妈呢?”也有人认真地问:“你生这么多孩子,单位还不把你给开除了呀?就算单位不管,孩子可怎么上户口呀?”赵六得意地

说生育

当个体的有限生命不能借助精神的信仰而企求无限的时候,就只能通过肉体的遗传而加以延续了。

说:“这你就不懂了吧!老大的户口在北京,老二的户口在香港,老三这辈子都可以享受欧盟的福利待遇,至于老四嘛,过几年就准备竞选美国总统了……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,各位的面部表情也随之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:由怀疑变为吃惊,由吃惊变为羡慕,仿佛眼前的赵六,已经不再是超生游击队队长,而成为美国总统他爹了!

趁大家哑口无言之际,我冷不丁地问了一句:“我说赵六啊,有件事情我一直没搞明白,你说这人生究竟是幸福多呢,还是痛苦多呢?”赵六说:“我又不搞哲学,哪里整得明白!”我接着问:“这事儿你都还没整明白,那你急急忙忙地整出这么多孩子来干什么呀?如果人生的幸福多于痛苦,你多生几个孩子还情有可原;如果人生的痛苦多于幸福,你这辈子苦得还不够,要再生几个孩子接着受苦吗?”

见赵六无言以对,侯七继续阐发自己的猪崽理论:“我那天在电视上看记者采访一个养猪娃,说你这辈子为什么养猪呀?养猪娃说,养猪是为了挣钱呀!记者问,挣钱是为了什么?养猪娃说,挣钱是为了娶媳妇

儿呀!记者问,娶媳妇儿是为了什么?养猪娃说,娶媳妇儿是为了生娃呀!记者接着问:生娃是为了什么?”在场的同学们齐声回答:“生娃是为了养猪呀!”接着便是哄堂大笑!

赵六被弄了个大红脸,反过来问我:“那你说人生是幸福多还是痛苦多呢?”我说:“活了大半辈子,我越来越觉得,人生的幸福和痛苦一样多。所以生与不生、生多生少也是一样的!”

我一直以为,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,与我们所信奉的儒学有关。一方面,儒家不崇拜上帝,而崇拜祖宗,于是才有了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的古训。一方面,儒家所建构的乐感文化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与执着,于是才有了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、“多子多福”的信条。就像那北山愚公所说的那样:“我死了以后有儿子,儿子死后有孙子,子子孙孙无穷尽也!”当个体的有限生命不能借助精神的信仰而企求无限的时候,就只能通过肉体的遗传而加以延续了。因此,对中国人来说,计划生育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。

然而,与信奉肉体血缘的宗法文化不同,信奉超验寄托

的宗教文化则认为,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灵魂,可以通过与上帝的沟通而获得不朽,于是生儿育女便不具有中国式的重要意义了。不过相对而言,不同的宗教对生育问题的态度也是不同的。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,一个男人最多可娶四个妻子。但这一主张最初并不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,而是为了解决战争中出现的遗孀以及与之相关的生育问题。基督教从原罪理论出发,其禁欲主义的倾向在客观上不利于子嗣的繁衍,所以欧美的人口并不太多。佛教具有悲观主义的人生态度,主张苦海无边,回头是岸,因而其最大的理想不是繁衍子嗣,而是进入一种超越生死的涅槃境界。因此在我看来,如果佛教能够取代婆罗门教而成为南亚地区的主流意识形态,印度似不可能成为世界人口的第二大国。

当然了,中国历史上也曾受到佛教的影响,但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中却渐渐改变了味道,原来的观音菩萨居然具有了送子的功能!可以想象,赵六同学为了多生孩子,也不知向送子娘娘敬了几炷香呢!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副校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有这样一种说法:中国戏曲确立自己基本形式的时间,晚于古希腊悲剧和印度梵剧。其中一个原因,是中国缺少足够多的长篇韵体诗。

《孔雀东南飞》和《木兰辞》,因稀而贵的长诗,一点没浪费,都形成了很好的戏剧作品。一个戏接一个戏,好像永远也演不完。

CCTV-1播《花木兰传奇》,演到第21集时,木兰终于出征了!

《木兰辞》是一首北朝民歌:花木兰,一位勤劳的织女,因为国家征兵,年迈父亲名列军册,而木兰没有哥哥,弟弟尚年幼,老爹爹必须出征。此时,花木兰恤父怜弟,毅然替父出征。十年征战后,战功卓著的花木兰,放弃了皇帝的表彰和赏赐,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。重新换上红妆的花木兰,让战友们惊异非常。

人们颂颂,演绎这个曲折动人的故

【荧屏观澜】

花木兰:怎样传奇都不过分

□马永

事,产生了一个又一个比故事原本更动人的戏剧作品。

花木兰故事触及人们心灵的是“替父从军”,是木兰的孝悌之情。“军书十二卷,卷卷有爷名,阿爷无大儿,木兰无长兄”。这一点,无论哪一个版本,都不能改变。

后来所有的文艺作品,都在试图对木兰从军的延伸意义做出更高更深的解释。

一直到了常香玉大师唱:谁说女子不如男!花木兰故事的精神内涵有了一个新的提升。虽然诗歌原文中确有这种意思的流露:“雄兔脚扑朔,雌兔眼迷离;双兔傍地走,安能辨我是雄雌?”但可以肯定,这种男女平等的思想肯定不是在《木兰辞》流传之初就明确的。香玉大师在戏中用一大段唱腔“刘大哥讲话理太偏”来把这个理念表述得畅快淋漓,真是难能可贵。

迪斯尼的动画片,用我们不习惯的审美逻辑给我们一个西化的花木兰。迪斯尼这一版,除了“花木兰能在全是男人的军队里女扮男装生活下来,她的形象肯定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美丽淑女”这个概念之外,其他还都是遵从了中国的传统思维,比如对家族的爱和敬意、不畏强敌、爱情美满等等。

如今,电视剧的编导们认为仅仅是“谁说女子不如男”还不够!不深刻,不过瘾!花木兰是拥有男孩性格和气质的女孩也不够!花木兰应该是一个爱国爱家、爱人民、爱和平、多才多艺、能文能武、精灵一样美丽多情的奇女子。

魏国要与柔然罢兵和亲,而一幅刺绣“和亲图”被认定关系和亲成败。热爱和平的花木兰和她的亲人、乡亲们决心为“和亲图”的成功努力。在织绣“和亲图”的过程中,她们经历了很多、付出了很多。亲人被杀,没有吓倒木兰们,木兰两次中毒,险些致残,都奇迹般地康复,并且因此练就了绝技,收获了爱情。

自刘心武研究《红楼梦》之后,许多编导们对“废太子”这类的情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这一回的花木兰传奇中,也有这么一位。虽然编导们把这位废太子藏得更深,还专门在真太子面前竖了一个假的来吸引大家的注意,但电视剧固有的表现手段出卖了编导,几次特写镜头,还是让观众注意到了“罗医生”身后的“小三子”。与废太子的斗争贯穿了几乎全剧。似乎向人们警示:最大的困难和危险,来自于内部的斗争。

无论怎样,花木兰替父从军,已经出征了。初入军营的木兰,女性身份一上来就被小范围识破,但我们相信,在军营里,她会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,前面所有的遭遇都是为后面做铺垫,木兰必将建功立业、爱情甜蜜。

今天的文艺作品中,人们更愿意用“大是大非、大情大义”来表达一种情绪,以此对故事里的人和事做出一些判断:只有与国家、与民族的思想境界相关联的故事,才是好故事,而对“小情爱、小情绪、小情结”总有些不屑,或者说不擅长表现,时常只把它们当成那些大故事的附加内容。

这样的表现习惯,似乎也没有什么错。把花木兰的故事置于一个大背景之下,赋予一定的思想境界,看似有些拔高,仔细想来,其实,原诗当中也确实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思考空间:花木兰和她的亲人、乡亲们,面对强敌,没有选择逃避,而是勇于担当,说明他们把幸福的生活系于了国家的兴亡。木兰的大义,完全有历史的可能,这就足够了。

改一个戏,特别是改一个脍炙人口、大家耳熟能详的戏,比创作一个新戏更难。《花木兰传奇》能把一个老故事讲得扣人心弦,已是难得。

(本文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艺术研究所)

【创意台湾·城与市之二】

□许志杰

乡愁里的小吃

小吃之魅不在吃,它是一种带着乡愁的思念,是一种带着思念的乡情,是一种带着乡情的牵挂,是一种带着牵挂的离愁别绪、岁月流逝。



小吃在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点符号,甚至是地标性文化舞台的化身。种类之多,难以计数;店铺之密,鳞次栉比;味道之美,美不胜收。不是过誉,看着、吃着、想着,确有羡慕嫉妒恨之感。相比较我们身边那些豪华酒店、奢侈会馆,小吃小店与行走在街上的普通百姓融为一体,进出如一家,感情更深,构成一幅市井图画。闭上眼睛想想,那真的是一种幸福:

清早,睡眼朦胧中来到一家小店,就在胡同口,两张小桌在屋里,一张小桌在屋外。买早点的大娘大爷,也不问要什么就麻利地把一碗饭端上,都是看着长大的孩子,还不知他喜欢吃什么?饭吃完了,拔腿就走,过几天一起付账。多少年了,早餐就是这么吃的。

晌午,大人们都去上班,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孩子放学了,打开早就盛好的饭盒,香喷喷的大米,扑鼻的肉味,每天都吃,每天都是那么好吃。

傍晚,妈妈下班路过这家小吃店,顺手带上几样便

当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喝杯酒,聊聊天,其乐融融。

这不是我想象的一个场景,而是在台北亲眼所见。离我住的三德酒店不远处的胡同口,就有这样一家小吃店,出于好奇,每过此处便驻足观望,后与店主聊起说到这段。之后我也去吃了几次,小店饭食简单,早中晚各异,天天却是如此。早餐是鸡蛋面、青菜面,中餐是排骨饭、卤肉饭,晚餐则是烧鱼虾配饭,也有中式小笼包,稍微复杂一些,主要外卖。

这样的小店在台湾各地非常多,有的一做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,而做的小吃也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变。台东老城有一条小吃比较多的街,其中有两家紧邻的店,一家叫做林家臭豆腐,另一家叫做老台东。我路过时,天色已晚,远远望去,却是店里店外人满桌满,排队等吃的人一直不见少。跑了一个下午,饥肠辘辘,恨不得一口就把肚子填满。在迅速填满肚子还是品尝50年美味

的斗争中,我选择了排队,等待50年美味的犒劳。

台湾小吃的起源多与大陆闽、粤各地吃法有关,串联了客家美食,贯通南北,糅合东西,采各家之魅,终成一锅煮。林家臭豆腐,大份六块,小份四块,一份无论大小我是只能吃个半饱的。味道如何?就那味儿,就是那个臭豆腐味儿,在哪儿吃也是这个味道。可是,为什么大家都在这里排队,耐心等着品尝林家臭豆腐?旁边的那家老台东,创立于1955年,台东50年人气老店,其实就是米饭加些菜蛋肉之类的卤子,有如把子肉大米饭。

自己常常想起小时候吃过的那些好吃的食品,如老家的肉火烧、坊子火车站的油炸麻花、张店火车站的过油肉烧饼。真的无法描述这些好吃的东西究竟是一个什么味道了,但每想到此总是感叹那美味之妙,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。而且,想起这些好吃的,就会想到那个地方,甚至想起那个卖东西的人,

想到有一天在买肉火烧时突降大雨,把烤火烧的炉子都浇灭了。

吃过了林家臭豆腐,又吃了台东50年人气老店的米饭,肚子被填得满满的,但思绪却忽然被抽空,真的应了那句老话,人吃饱了就想胡思乱想。小吃之魅不在吃,它是一种带着乡愁的思念,是一种带着思念的乡情,是一种带着乡情的牵挂,是一种带着牵挂的离愁别绪、岁月流逝。

老家有一种吃法叫朝天锅,就是大锅煮猪下货,大饼卷着猪下货吃,围在大锅旁喝煮肉的汤。都是谁来吃朝天锅呢?都是那些出苦力的人,像马车店扛包的、煤矿上下井的、火车站货场的装卸工。他们干的是苦力活,挣的是血汗钱,吃的也是可以撑得住肚皮的“硬通货”。所以,朝天锅都开在火车站旁、马车店边。如今,无论是在坊子还是潍坊,开在马路边的朝天锅已经很少见到了,倒是四星级以上几家大酒店都支上了朝天锅,据说不少人过来怀旧,寻找曾经或者听说过的味道。

不知吃过四星级酒店朝天锅的人怎么品味,但我想,美味如同镶嵌在自己脑海里永不褪色的那些在黑夜中闪烁的星星。都是高楼大厦了,车来车往拥挤着颠三倒四的人群,胡同拆了,街头的火烧铺被端掉了,那样的味道,是难以下咽的苦涩。

台湾有那么多小吃,真的是说不清有多少,很多是来自遥远的老家。那是他们对家乡的牵挂,他们把家乡味道带到台湾,坚守至今,就是把对家乡的那份思念挂在嘴上,永远的味道是不变的记忆。

(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,知名专栏作者,出版作品多种)